



史記

〔漢〕司馬遷 著

夏本纪第二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於鲧者，原帝试之。」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擘。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石碣石，入于海。

济、河维沅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於是民得下丘居士。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於济、漯，通於河。

海岱维青州：壅夷既略，濊、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鬻丝。浮於汶，通於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獶。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峒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璣鱼，其篚玄纁。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潜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矸、丹，维箛篲、桔，三国致贡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组纆，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雒，至于南河。

荆惟豫州：伊、雒、澗既入于河，荝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纴，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於雒，达於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獶，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沚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硃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馮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维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沔水，东为济，入于河，沔为荝，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洋，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澗、澗，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於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其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纳赋，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蛮服：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於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脩，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擘，行山■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帝曰：「毋若丹雘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於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湮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後。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後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帝启嗣立，有扈违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浞斯侮，夏室不竞。降于孔甲，扰龙乖性。嗟彼鸣条，其终不令！

周本纪第四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心。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邠，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谪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於帝。」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砲烙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谕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悦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鬻、微、缙、彭、濮人，称尔文，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斁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罍，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铭，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拜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玄钺，斩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间。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殛殷，自发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纳延于伊纳，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维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谄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闾立。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穧，穧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谕温，已居郑之柝。立釐王弟穧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穧，复入惠王。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谂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九年，齐桓公卒。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子穧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王不听。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戮乎？」乃以其属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谂郑，郑居王于汜。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设以辞，楚兵乃去。十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已而复之。十六年，楚庄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简王夷立。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迎子周於周，立为悼公。

十四年，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二十七年，灵王崩，子景王贵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蚤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谂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

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

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是岁盗杀楚声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显王五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会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後诸侯皆为王。

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马翦谓楚王曰：「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请令楚之以地。」果立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绝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於韩，不借畏於秦。史厌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彊与周地，将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韩而听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阳？周君将以为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王赧谓成君。楚围雍氏，韩徵甲与粟於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韩毋徵甲与粟於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徵甲与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五代曰：「何不与周高都？」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徵甲与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韩也，秦闻之必大怒怨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藺、离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

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搯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图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请後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後举事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勣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於齐。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则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嫪毐攻西周。西周君谄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於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单心}狐。後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开雀录，火降乌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谋。苍兕誓众，白鱼入舟。太师抱乐，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简刑措。南巡不还，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檠弧兴谣，龙髯作蠹。穢带荏祸，实倾周祚。

秦始皇本纪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贲、廉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廉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贲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蓼、有诡。岁大饥。四年，拔蓼、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五年，将军蒙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冬雷。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蒙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於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惣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嫪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毒。事无小大皆决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毒国。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毒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毒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毒，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毒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骲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於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繚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而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繚礼，衣服饮食与繚同。繚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骲、杨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闾与、檉杨，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鄴安阳，桓骲将。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骲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骲攻赵。十四年，攻赵军於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骲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鄴，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於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陘，端和将河内，羌瘃伐赵，端和围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瘃尽定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家之代，自立为代王，不韦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彊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其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秦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为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荆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锤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钜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述，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偏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於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腫，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转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迹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李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禘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罘，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威。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临照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阡并天下，留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器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迹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祇诵圣烈，请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隄防。其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天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秦平。墮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徙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於是立石东海之上胸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佚。原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官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巫相车骑，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顿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敢行者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欲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谀欺以取容。秦

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谏，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詖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涓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恆常。六王专倍，贪戾戾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而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豎，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稽颡，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菜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陘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轹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郿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餘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碭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遂至辽东而还。

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原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於内宫，议其罪独後。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郿山。郿山事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豆羹，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荊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儂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戍，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郿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於钜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东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之，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墁，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蔽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畚，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贵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卻，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於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虜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虜秦将王离等钜鹿而下，章邯等军数卻，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齧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涇水为祟。」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涇，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原为万户侯。」弗许。曰：「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阎乐回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於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馀，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後，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汉。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助於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彊弩不射。群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藩篱之艰。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即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於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已不问，遂过而不改。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代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曰「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鏃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烈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鐃，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蹶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长铍也；適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疆侵弱，众寡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

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釜，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後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畴。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三庶长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初伏，以御蛊。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缪公学著人。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驹社。生共公。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龚公。

刺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其十年，彗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圉氏。生灵公。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器圉。生孝公。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茝阳。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生庄襄王。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郿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歿，胡亥极愚，郿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绶，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悦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卻虑，父子作权，近取於

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後，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鄙，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於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六国陵替，二周沦亡。并一天下，号为始皇。阿房云构，金狄成行。南游勒石，东瞰浮梁。漓池见遗，沙丘告丧。二世矫制，赵高是与。诈因指鹿，灾生噬虎。子婴见推，恩报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穢纲，云谁克补。

高祖本纪第八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贯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讫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诟。酒阑，吕公因目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原季自爱。臣有息女，原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酹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適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原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老蛇当径，原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到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娘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原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噲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百人矣。

於是樊噲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今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於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噲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州守壮败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都从陈，别将司马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馀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从项梁月馀，项羽已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屠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後怀王孙心为楚王，盱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都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将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都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求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原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强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酈食其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於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酈食其为广野君，酈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阳，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轅。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印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龔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龔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後击，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後又有彊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郾。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於赵矣。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酈生、陆贾往说秦将，诘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於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恧，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轺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苛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以待将军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霸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徵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飧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王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後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郢。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陈馥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鋗十万户。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王王诸侯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跋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天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楚令萧公角击彭越，彭越大破之。陈馥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耳。齐予陈馥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於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馥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时，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郢昌为韩王，距汉兵。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彊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邳。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後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之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酈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东下井陘击赵，斩陈馥、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馀。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於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原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原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

臯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

项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淮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枳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脩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飡军小脩武南，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馀城。

淮阴已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酈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酈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酈生，东走高密。项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恪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项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锺离昧于荥阳东，项至，尽走险阻。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项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秦项羽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彊杀秦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除罪人，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扞足曰：「房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彊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於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泉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於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卻。孔将军、费将军战，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穀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正月，诸侯及将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皇帝曰义帝无後。齐王韩信用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年，食之一岁。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几走。利几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卻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徙韩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馀反寇於东垣。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崩栢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栢阳囚。更命酈邑曰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自上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啗豨将，豨将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馀，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於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恆以为代王，都晋阳。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

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甄，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於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郾阳。

樊噲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缙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酈将军。酈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军荥阳，樊噲、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後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汜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孝文本纪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召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原请问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硃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原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原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原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荻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硃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收帑，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恣，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於国家之大体。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志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於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父後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轹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鰥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汉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之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驺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於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旬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卜问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飭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疆及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子少子辟疆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硃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谗，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申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馀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於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诬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分别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徒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原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侈，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觶塞，杀北地都尉印。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壇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於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於道，以谕朕意於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赭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教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神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谳，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康康乡改正服制禘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絺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缙紫。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孝武本纪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又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畀。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氾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於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钺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梃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坛旁。

其後，天子死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麋然。有司曰：「陛下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荐五畀，畀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合于天地。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其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书。於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其後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犢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荣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於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入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为臣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脩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隄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蜃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土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赏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於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後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搢挽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掇视得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鹿过，自上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年丰庾未有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鼐及鼐，不虞不鷲，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

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於祖祢，藏於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郊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问於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於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龙七十馀人，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珣，龙珣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珣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餼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胾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毚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毚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讎。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人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禘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箏篪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即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於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不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异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祕。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隄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鼎。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蜮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咒旄牛犀象之属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於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了于礼乐。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冀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雷，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後十馀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弧，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飨。」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於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万数。是岁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後世慢鬼，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防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复作。」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太早，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陞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禪。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禪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畴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命祠官进畴牲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於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

公■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脩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禪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禪焉。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常山。

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岁而还，遍於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索隐案：篇言十二，实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不数而十三者，阖闾霸盟上国故也。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①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摯见之矣！②纣为象箸③而箕子唏。④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⑤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⑥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

然挟王室之义，⑦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⑧诸侯恣行，⑨淫侈不轨，贼臣奸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⑩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矚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⑪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⑫为有所刺讥讟诋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⑬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⑭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⑮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⑯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⑰注①索隐案：刘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谱。谱起周代。艺文志有古帝王谱。又自古为春秋学者，有年历、谱谍之说，故杜元凯作春秋长历及公子谱。盖因于旧说，故太史公得读焉”也。

注②集解郑玄曰：“师摯，太师之名。周道衰微，郑鞞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摯识关雎之声，首理其乱也。”

注③索隐邹氏及刘氏皆音直虑反，即鯀也。今案：箕子云“为象箸者必为玉栝”，则箸者是樽也，音治略反。

注④索隐唏，鸣咽声，音许既反。又音希，希亦声余，故记曰“夫子曰唏其甚也”，亦饴音也。

注⑤索隐恶，乌故反。过，古卧反。故国语云“厉王止谤，道路以目”是也。

注⑥索隐彘，地名，在河东，后为永安县也。

注⑦索隐挟音协也。

注⑧索隐伯音霸。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

注⑨索隐下孟反。

注⑩索隐介音界，言楚以江淮为界。一云介者夹也。

注⑪索隐文去重。去，羌吕反。重，逐龙反。言约史记修春秋，去其重文也。

注⑫索隐传音逐宜反。

注⑬索隐铎椒所撰。名铎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词故也。

注⑭正义案：其文八篇，艺文志云十五篇，虞卿撰。

注⑮索隐荀况、孟轲、韩非皆著书，自称“子”。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人韩国，传诗者。

注⑯索隐案：张苍着终始五德传也。

注⑰索隐作春秋繁露是。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①隆于神运，②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③诸要难。④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⑤要删焉。⑥注①索隐上音疏具反，谓阴阳术数之家也。

注②集解徐广曰：“一作‘通’也。”

注③索隐壹观。音官。

注④索隐下奴丹反。

注⑤集解徐广曰：“一云‘治国闻者’也。”

注⑥索隐为成学治文者要删焉。言表见春秋国语，本为成学之人欲览其要，故删为此篇焉。

【索隐述赞】太史表次，抑有条理。起自共和，终于孔子。十二诸侯，各编年纪。兴亡继及，盛衰臧否。恶不揜过，善必扬美。绝笔获麟，义取同耻。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献、孝之後，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於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於闾巷，合从讨伐，轶於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表略）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後，见於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於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於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绳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於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表略）

圣贤影响，风云潜契。高祖应策，功臣命世。起沛入秦，凭谋仗计。纪勋书爵，河盟山誓。萧曹轻重，绛灌权势。咸就封国，或萌罪戾。仁贤者祀，昏虐者替。永监前修，良慚固蒂。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连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表略）

孝武之代，天下多虞。南讨瓯越，北击单于。长平鞠旅，冠军前驱。术阳衔璧，临蔡破禺。博陆上宰，平津巨儒。金章且佩，紫绶行纁。昭帝已後，勋宠不殊。惜哉绝笔，褚氏补诸。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表略)

高祖初起，啸命群雄。天下未定，王我汉中。三杰既得，六奇献功。章邯已破，萧何筑宫。周勃厚重，硃虚至忠。陈平作相，条侯总戎。丙魏立志，汤尧饰躬。天汉之后，表述非功。

乐书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於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嗷嗷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於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伏，遂往不返，卒於丧身灭宗，并国於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紂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可，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騷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鸩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於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於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硃明，秋歌西昏，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霏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蹀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

「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於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嗷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慝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脆，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飧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殊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於是有了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彊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诘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裘，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於天地，然後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驩爱，乐之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於金石，越於声音，用於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近於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腾，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者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溢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犹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翻奋，角溇生，蛰虫昭稣，羽者夬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殒而卵生者不殒，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後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后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啍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贵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暢交於中而发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於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滌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於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於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好，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飭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於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於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诘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之和，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魏文侯问於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乱乱以雅，讯疾以雅。君子於是语，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无沃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骛辟骄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鞀鼓控柷圉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笙簧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鞀之声，鞀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鞀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宾牟贾侍坐於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众也。」「永叹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衞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

也。总干而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纛』；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

「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裊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声，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

「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於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於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於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乐之所兴，在乎防欲。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箫韶，融称属续。审音知政，观风变俗。端如贯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历书第四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於孟春。於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秬稌先濡。物乃岁具，生於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於东；月归於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於是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昷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於诸侯。

幽、厉之後，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襍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邪於终。履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邪於终，事则不悖。

其後战国并争，在於疆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於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馀，未能睹其真也。

汉兴，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後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闾运算转历，然後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续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後，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历术甲子篇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无大馀，无小馀；无大馀，无小馀；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馀五十四，小馀三百四十八；大馀五，小馀八；端蒙单阏二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八，小馀六百九十六；大馀十，小馀十六；游兆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十二，小馀六百三；大馀十五，小馀二十四；疆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七，小馀十一；大馀二十一，无小馀；徒维敦牂天汉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一，小馀三百五十九；大馀二十六，小馀八；祝犁协洽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五，小馀二百六十六；大馀三十一，小馀十六；商横涒滩三年。

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六百一十四；大馀三十六，小馀二十四；昭阳作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四，小馀二十二；大馀四十二，无小馀；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八百六十九；大馀四十七，小馀八；尚章大渊献二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二，小馀二百七十七；大馀五十二，小馀一十六；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馀五十六，小馀一百八十四；大馀五十七，小馀二十四；端蒙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小馀五百三十二；大馀三，无小馀；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八百八十；大馀八，小馀八；疆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七百八十七；大馀十三，小馀十六；徒维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馮三，小馮一百九十五；大馮十八，小馮二十四；祝犁大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馮五十七，小馮五百四十三；大馮二十四，無小馮；商橫敦群後元元年。

十二

大馮二十一，小馮四百五十；大馮二十九，小馮八；昭陽汁洽二年。

閏十三

大馮十五，小馮七百九十八；大馮三十四，小馮十六；橫艾涪灘始元元年。

正西十二

大馮三十九，小馮七百五；大馮三十九，小馮二十四；尚章作疆二年。

十二

大馮三十四，小馮一百一十三；大馮四十五，無小馮；焉逢淹茂三年。

閏十三

大馮二十八，小馮四百六十一；大馮五十，小馮八；端蒙大淵猷四年。

十二

大馮五十二，小馮三百六十八；大馮五十五，小馮十六；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馮四十六，小馮七百一十六；無大馮，小馮二十四；疆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馮四十一，小馮一百二十四；大馮六，無小馮；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馮五，小馮三十一；大馮十一，小馮八；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馮五十九，小馮三百七十九；大馮十六，小馮十六；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馮五十三，小馮七百二十七；大馮二十一，小馮二十四；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馮十七，小馮六百三十四；大馮二十七，無小馮；橫艾敦群五年。

閏十三

大馮十二，小馮四十二；大馮三十二，小馮八；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馮三十五，小馮八百八十九；大馮三十七，小馮十六；焉逢涪灘元平元年 十二大馮三十，小馮二百九十七；大馮四十二，小馮二十四；端蒙作疆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馮二十四，小馮六百四十五；大馮四十八，無小馮；游兆闕茂二年。

十二

大馮四十八，小馮五百五十二；大馮五十三，小馮八；疆梧大淵猷三年。

十二

大馮四十二，小馮九百；大馮五十八，小馮十六；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馮三十七，小馮三百八；大馮三，小馮二十四；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馮一，小馮二百一十五；大馮九，無小馮；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馮五十五，小馮五百六十三；大馮十四，小馮八；昭陽單閼三年。

正南十二

大馮十九，小馮四百七十；大馮十九，小馮十六；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馮十三，小馮八百一十八；大馮二十四，小馮二十四；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馮八，小馮二百二十六；大馮三十，無小馮；焉逢敦群二年。

十二

大馮三十二，小馮一百三十三；大馮三十五，小馮八；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馮二十六，小馮四百八十一；大馮四十，小馮十六；游兆涪灘四年。

閏十三

大馮二十，小馮八百二十九；大馮四十五，小馮二十四；疆梧作疆神雀元年。

十二

大馮四十四，小馮七百三十六；大馮五十一，无小馮；徒維淹茂二年。

十二

大馮三十九，小馮一百四十四；大馮五十六，小馮八；祝犁大淵猷三年。

閏十三

大馮三十三，小馮四百九十二；大馮一，小馮十六；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馮五十七，小馮三百九十九；大馮六，小馮二十四；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馮五十一，小馮七百四十七；大馮十二，无小馮；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馮十五，小馮六百五十四；大馮十七，小馮八；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馮十，小馮六十二；大馮二十二，小馮十六；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馮四，小馮四百一十；大馮二十七，小馮二十四；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馮二十八，小馮三百一十七；大馮三十三，无小馮；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馮二十二，小馮六百六十五；大馮三十八，小馮八；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馮十七，小馮七十三；大馮四十三，小馮十六；徒維涓灘四年。

十二

大馮四十，小馮九百二十；大馮四十八，小馮二十四；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馮三十五，小馮三百二十八；大馮五十四，无小馮；商橫淹茂初元元年。

正東十二

大馮五十九，小馮二百三十五；大馮五十九，小馮八；昭陽大淵猷二年。

十二

大馮五十三，小馮五百八十三；大馮四，小馮十六；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馮四十七，小馮九百三十一；大馮九，小馮二十四；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馮十一，小馮八百三十八；大馮十五，无小馮；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馮六，小馮二百四十六；大馮二十，小馮八；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无大馮，小馮五百九十四；大馮二十五，小馮十六；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馮二十四，小馮五百一；大馮三十，小馮二十四；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馮十八，小馮八百四十九；大馮三十六，无小馮；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馮十三，小馮二百五十七；大馮四十一，小馮八；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馮三十七，小馮一百六十四；大馮四十六，小馮十六；商橫涓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馮三十一，小馮五百一十二；大馮五十一，小馮二十四；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馮五十五，小馮四百一十九；大馮五十七，无小馮；橫艾闌茂三年。

十二

大馮四十九，小馮七百六十七；大馮二，小馮八；尚章大淵猷四年。

閏十三

大馮四十四，小馮一百七十五；大馮七，小馮十六；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馮八，小馮八十二；大馮十二，小馮二十四；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馀二，小馀四百三十；大馀十八，无小馀；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六，小馀七百七十八；大馀二十三，小馀八；彊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小馀六百八十五；大馀二十八，小馀十六；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九十三；大馀三十三，小馀二十四；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历书：大馀者，日也。小馀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历数之兴，其来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纪。推步天象，消息母子。五胜轮环，三正互起。孟陬贞岁，畴人顺轨。敬授之方，履端为美。

封禅书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瑞，择吉日，见四岳诸牧，还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其後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後稍怠慢也。

周官曰，冬至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郿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作郿畤後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作郿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孙饮马於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於郿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毒。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秦繆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於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虞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幹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邠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鸣鳧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繆公内晋君夷吾。其後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其後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馀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於天下也视其掌。」诗云封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後陪臣执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讥之。

是时苾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苾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苾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苾弘。

其後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雍峰山，颂秦功业。於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於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於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如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丘。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自齐威、宣之时，骀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後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骀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菜、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

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恆山，从上党归。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禅之後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僂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殊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馭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禘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涑山。涑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觐；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禘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驹四。

霸、产、长水、沔、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

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鞞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禘塞泮涸祠，礼不必同。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逮之属，百有馀庙。西亦有数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沔、漓有昭明、天子辟池。於、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普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唯雍四時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時，春以为岁禘，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時驹四匹，木禺龙乘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通火权，拜於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過於下。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禘丰粉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灊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後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粉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

其後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郤，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祕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飡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飡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時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時畦時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福於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後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時祠，衣皆上赤。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乡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時。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燿然属天焉。於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於道北，遂因其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卻复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後岁少不登。

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艾安，摺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時。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汜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

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於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坛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麀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荐五畴，畴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於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後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彊与我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太一、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犍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於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方方。天子既诛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入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脩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隄隤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蜃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辇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资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於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後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人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掇视得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曠翠，有黄云盖焉。有麀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岁丰庾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彝及鼐，不吴不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体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盖降，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於祖祧，藏於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郊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礼书曰：「黄帝得宝鼎宛胸，问於鬼臿区。鬼臿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臿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置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珣，龙珣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珣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

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畴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犂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醴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酢醴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焜在鹿中，水而泊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率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一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讎。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缙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缙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人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於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三月，遂东幸缙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嵩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祕。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隄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於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蒙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於是幸缙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於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缙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阼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圆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畴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畴牲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於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公■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脩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阼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恆山。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後十二岁而还，遍於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羈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礼载「升中」，书称「肆类」。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报天，降禅除地。飞英腾实，金泥石记。汉承遗绪，斯道不坠。仙闾、肃然，扬休勒志。

平准书第八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於是秦钱难通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贵，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於是募民能输及转粟於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脩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耻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自是之後，严助、硃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散币於邛樊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於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於南夷。又兴十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亿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於此。

其後四年，而汉遣大将来六将军，军十馀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蹕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錮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法决理为廷尉，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诏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於俗，稍稽於功利矣。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於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馀巨万。

初，先是十馀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隄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後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於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於是县官大空。

而富商大贾或赍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铢，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聘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填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橢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鲜。於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马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铢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釵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於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贷货买卖，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

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郎中，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馀岁，羊致千馀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子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於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於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原陛下勿许。」於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馀，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贖。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於是式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原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赆而牧羊。岁馀，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缙氏令试之，缙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於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筭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始令吏得入穀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

而大农颜异殊。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後，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多束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钱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後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筭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籩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於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於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於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初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於是天子为山东不贖，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贖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牝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原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馀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原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於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馀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彊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行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贖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警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筭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农工商交

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後，天下争於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後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於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其名刀布，其文龙马。增算告缗，哀多益寡。弘羊心计，卜式长者。都内充殷，取贍郊野。

齐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其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於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適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於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脩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瀆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兒立，是为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继无知秩服，无知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屣。反而鞭主屣者三百。弗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屣者，弗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弗示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弗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於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於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偃。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於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偃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讎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棠。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偃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偃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郟，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郟，郟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之，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於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於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陟。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许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於葵丘，盖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於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彊。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於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禘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於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於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殡。

桓公十有馀子，要其後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於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於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於卫，立之，是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於北门。晋赵穿弑其君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初，崔杼有宠於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卫。

顷公元年，楚庄王彊，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降，已复国郑伯。

六年春，晋使郤克於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彊质晋，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陈于鞍。逢丑父为齐顷公右。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原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絙於木而止。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僇，後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於是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後，其可乎？」於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鞍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斂，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於鍾离。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晏婴止灵公，灵公弗从。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菑，临菑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於句瀹之丘，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待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殪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於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於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於崔，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欲其败也。成、彊杀无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葵攻崔氏，杀成、彊，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政令。庆舍用政，已有内郤。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硃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说众。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於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公，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奔齐。齐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郛以居昭公。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谏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彗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乱，树党於逆臣，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於齐，不可不救。」及使乞救而输之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原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驩、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围奔鲁。八月，齐秉意兹。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囊中，置坐中央，发粟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於貽，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讙、闾。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侯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於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於朝。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田逆杀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因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於陈宗。初，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豹有丧而止。後卒以为臣，幸於子我。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对曰：「我远田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於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闭门。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於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拔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闾与大门，皆弗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於道，出雍门。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见鲁、卫之士？」庚辰，田常执简公于祛州。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简公于祛州。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廩丘。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太公佐周，实秉阴谋。既表东海，乃居营丘。小白致霸，九合诸侯。及溺内宠，衅鍾蟲流。庄公失德，崔杼作仇。陈氏专政，厚货轻收。悼、简遭祸，田、闾非俦。汎汎馀烈，一变何由？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摄政，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於郑。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皇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缪侯立。

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穰为周王。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三十一年，秦师败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岁晋灭三郤大夫。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晋赵鞅围范、中行於朝歌。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知伯，分其地，三晋彊。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岁，三晋列为诸侯。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彊。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长。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唵立。

燕唵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唵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於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卖已谄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唵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於子之。

三年，国大乱，百姓恟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飭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先。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恟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唵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攻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原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於隗者，岂远千里哉！」於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乐毅亡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

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十三年，秦败赵於长平四十馀万。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鄆，卿秦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燕王绥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福之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於鄆。破卿秦於代。乐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馀里，围其国。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以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六年，秦灭东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大梁。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剧辛故居赵，与庞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十九年，秦拔赵之鄴九城。赵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质於秦，亡归燕。二十五年，秦虏灭韩王安，置颍川郡。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於秦，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疆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於姬姓独後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召伯作相，分陕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庄送霸主，惠罗宠姬。文公从赵，苏秦骋辞。易王初立，齐宣我欺。燕吮无道，禅位子之。昭王待士，思报临菑。督亢不就，卒见芟夷。

陈杞世家第六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後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後，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是岁，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鲁弑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後。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疆。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公子完，完惧祸及己，乃奔齐。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完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陈敬仲，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大夫轅涛涂恶其过陈，许齐令出东道。东道恶，桓公怒，执陈轅涛涂。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穆公五年，齐桓公卒。十六年，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是岁，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六年，楚伐陈。十年，陈及楚平。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戏於朝。泄治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治，公弗禁，遂杀泄治。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微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微舒怒。灵公罢酒出，微舒伏弩厥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微舒自立为陈侯。微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微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微舒而已。」已诛微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於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微舒为贼弑君，故徵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於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八年，楚庄王卒。二十九年，陈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陈。是岁，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兵去。

哀公三年，楚围陈，复释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郢敖自立，为灵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二嬖妾，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曰：「陈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於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適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於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时孔子在陈。十五年，宋灭曹。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艾陵，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如吴。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綦，袭惠王。叶公攻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勾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十六年，湣公弟闾路弑湣公代立，是为哀公。哀公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後陈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後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复封於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为显诸侯。滕、薛、驸、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後，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妨滿受封，東樓纂系。闕路篡逆，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興或替。前並後虜，皆亡楚惠。句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於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璜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於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於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於上，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讎。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亡殷国，乃毋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栝；为栝，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剖视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之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於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祿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鯀堙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斲。鯀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正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王极之传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传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阳，曰隩，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庠。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暘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省维岁，师尹维日。岁月日时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畷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畷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

其後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瑱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原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於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於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後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

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隐公。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於郑而立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执郑之祭仲，要以立突为郑君。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鲁，战於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铭萧，公子御说铭毫。万弟南宫牛将兵围毫。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饒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卫公子毁於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鵙退蜚，风疾也。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於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以归。叔瞻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於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於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於泓而竟卒，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於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於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缪、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缪之族。

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谄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谂，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谂，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繄秦，繄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衰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殷有三仁，微、箕纣亲。一囚一去，不顾其身。颂美有客，书称作宾。卒传冢嗣，或叙彝伦。微仲之後，世载忠勤。穆亦能让，实为知人。伤泓之役，有君无臣。偃号「桀宋」，天之弃殷。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琇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後。熊杨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後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後。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於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熊罾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蚘冒。蚘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蚘冒媿沮冒弟熊通弑蚘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贲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彊，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焯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於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陞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孟，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飧，而厚送之於秦。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穀，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绌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後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飧王之宠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子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後。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伋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原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原也。」於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於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後。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

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原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郟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郑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郑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郑。伍举问曰：「谁为後？」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飧，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於是晋、宋、鲁、卫不住。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缙叛之。紂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终！」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硃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徇，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於是灵王使疾杀之。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谿以待之。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芰露蓝蓼，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谿，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於郟。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谿，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後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於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於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将欲入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死，亦去王亡。

灵王於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鍤人，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鍤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饕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鍤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於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於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後。唯弃疾後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对曰：「不就。」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羈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徵，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言。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莠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於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於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焯、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於民，无援於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娶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於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於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於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鍾离小童争

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鼈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於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郢。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郢。郢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於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鲍胥请救於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馀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於稷。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郢。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於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後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於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後罢兵归，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平王太子建之子胜於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馀，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遣，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於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疆，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卫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於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陞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適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原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於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逐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後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於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鬻桑。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後。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大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闾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於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於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後责地，则必见欺於张仪。见欺於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薄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於秦，取饜於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於齐而责欺於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於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原得张仪，不原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原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於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於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疆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中，兵铍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原大王孰计之。」楚王业已欲和於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於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於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於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於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於秦而求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於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驩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於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壤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则无以令诸侯。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原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驩心！」於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率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王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於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於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於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於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遣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原王之飭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於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馀，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於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於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麒麟，罗鸞，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麒麟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邾、郚者，罗鸞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以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於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还射围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郟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缟缴兰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於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落新缴，射囓鸟於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於赵而北达於燕，三国布嫫，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辽东而南登望於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郢可得而复有也。王出宝弓，落新缴，涉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郟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嫫，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于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於是顷襄王遣使於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於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王怨结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於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隳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油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於是楚计辍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

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餘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是岁，秦虏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餘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於蕲，而杀将军项燕。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於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蛮，芟路蓝缕。及通而霸，僭号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许。子圉篡嫡，商臣杀父。天祸未悔，凭奸自怙。昭困奔亡，怀迫囚虏。顷襄、考烈，祚衰南土。

郑世家第十二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郟，虢、郟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郟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於周末有兴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郟果献十邑，竟国之。

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於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溃，段出奔共。於是庄公迁其母武姜於城颖，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馀，已悔思母。颖谷之考叔有献於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於是遂从之，见母。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昉、许田。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疾。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於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於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於市。厉公无柰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居边邑栎。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顾予厉公兵，自守於栎，郑以故亦不伐栎。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於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为君，是为子亶也，无谥号。

子亶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於首止，郑子亶往会，高渠弥相，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亶不行。子亶曰：「齐疆，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亶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亶。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亶弟公子婴於陈而立之，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作乱，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弑其君湣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於郑南门外，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於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假曰：「重德不报，诚然哉！」厉公突後元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穰伐王，王出奔卫，立弟穰为王。六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穰，弗胜，於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穰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隤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姑，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於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倮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祿，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倮。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於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於是欲得叔詹为僇。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於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原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後也。且夫人子尽已死，馀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繆公。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於崤。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缙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於汪。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华元杀羊食士，不与其御羊斟，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贖华元，元亦亡

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

二十二年，郑繆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

灵公元年春，楚献鼈於灵公。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侂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鼈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

襄公立，将去繆氏。繆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七年，郑与晋盟鄆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原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於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诎楚，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解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於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於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晳立。

悼公元年，鄆公悉郑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讼。讼不直，楚囚踰。於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归踰於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踰，是为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於楚」，执之。使栾书伐郑。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縡为君。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縡，迎成公。晋兵去。

十年，晋盟盟，盟於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鄆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於洧上。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是为釐公。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於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於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乃止。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於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阍伯，季曰实沈，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洺，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国之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洺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菑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禁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乡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於子产。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彊，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於申，诛齐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秋，定公朝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德诸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彊立。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当是时，晋六卿彊，侵夺郑，郑遂弱。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于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於铁。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於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驩，是为繆公。

繆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於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子阳之党共弑繆公驩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厉王之子，得封於郑。代职司徒，缙衣在咏。虢、郟献邑，祭祝专命。庄既犯王，厉亦奔命。居栎克入，梦兰毓庆。伯服生囚，叔瞻尸聘。釐、简之後，公室不竞。负黍虽还，韩衰日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毕公高之後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於毕，於是毕姓。其後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後封，列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

魏绛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僇辱杨干。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

其後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後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於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鶖然，柰何同之哉！」子击不怩而去。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於诸侯。

任西门豹守鄴，而河内称治。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闾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原卒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是岁，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齐，至桑丘。九年，翟败我于澹。使吴起伐齐，至灵丘。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後。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十五年，败赵北蔺。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彊於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年，齐败我观。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澹。与秦战少梁，虏我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十四年，与赵会鄆。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十六年，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求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臆救赵，败魏桂陵。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赵成侯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原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

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於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

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魏伐楚，败之陔山。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鬻桑。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

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

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我曲沃，走犀首岸门。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闾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於秦。与其以秦醒卫，不如以魏醒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於卫。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於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醒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窃料之，先言醒卫者必受卫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昭鱼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魏之疆，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馀，皆复称王归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燕独入临菑。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东。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军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有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郟丘。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彊？」对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彊韩、魏以攻秦，犹无秦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秦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冯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彊，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於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车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彊，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原王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馀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彊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魏氏复定。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後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彊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於亲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别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思。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乱，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郟，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彊秦之亲，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後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彊赵，是复闕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阯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於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

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埭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无害乎？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於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桡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於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原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魏太子增质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齐、韩。」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杨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实彊盛。大梁东徙，长安北侦。卯既无功，印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妣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田■孟夷生湑孟庄，田湑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於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於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晏婴卒後，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於齐。田乞欲为乱，树党於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於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後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给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逐杀高昭子。晏围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囊中，置坐中央。发囊，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於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於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郤，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於简公，权弗能去。於是田常复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姬乎采芣，归乎田成子！」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田常於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於是田常立简公弟懿，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脩功行赏，亲於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於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於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後宫，後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後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自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廩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於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泜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於周室，纪元年。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於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于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後，奉邑皆入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三年，三晋灭晋後而分其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於泜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於齐二十餘年。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

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原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箠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幹，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於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脩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於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其後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闾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於是齐最彊於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闾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於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赂。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求救於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於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於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於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其後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於博望，盟而去。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鬻桑。三年，封田婴於薛。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曰：「臣原有谒於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於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馀，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轸曰：「奈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卻齐宋，冯因持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持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窥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韩之王劫於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於秦韩，此其善於公而恶于子多资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於齐。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齐佐赵灭中山。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於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厓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微，原王受之而勿备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後也。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秦宋之利？」王曰：「伐秦宋利。」对曰：「夫约均，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秦宋之利，故原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开。释帝而贷之以伐秦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原王孰虑之。」於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疆，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式结轶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轶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於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卻。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湣王不逊，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恆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莒中人与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汗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於莒，入临菑。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於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卻，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於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惠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卮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卻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卻彊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餘万，遂围邯郸。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於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虜代王嘉，灭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虜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脩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於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田完避难，奔于大姜；始辞羈旅，终然凤皇。物莫两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晋争强。和始擅命，威遂称王。祭急燕、赵，弟列康、庄。秦假东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国，松柏苍苍。

陈涉世家第十八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酈、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万人。攻城，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後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徵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鄠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末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於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儵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甯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於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於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郟，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轻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铍人董緤、符离人硃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於郟。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郟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轻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於天下。」田儵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鄢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硃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勳、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散约败，争割地而略

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籬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硃、猗頓之富也。蹶足行伍之間，俯仰任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云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傳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天下匈匈，海內乏主，犄鹿爭捷，瞻烏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凭，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硃房，又任胡武。夥頤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栝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颯侯。而王次兄仲於代。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韩信於陈，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春，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柰何续其後！」不许吴，许立楚後。是时礼为汉宗正。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於赵，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後，国除，入于汉。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郿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吴楚败於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鄲遂降。赵幽王绝後。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祲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僂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汉封同姓，楚有令名。既灭韩信，王於彭城。穆生置醴，韦孟作程。王戊弃德，与吴连兵。太后命礼，为楚罪轻。文襄继立，世挺才英。如何赵遂，代殒厥声！兴亡之兆，所任宜明。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劫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於汉，吕太后封为碓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赵王皆废。高后立诸吕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碓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待高后燕饮，高后令碓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鋤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後，诸吕惮碓虚侯，虽大臣皆依碓虚侯，刘氏为益彊。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碓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碓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给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於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兒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原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於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於是齐哀王遣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於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荏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荏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於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碓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碓虚侯首先斩吕产，於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碓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荏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原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於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碓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立，是为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碓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後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後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後。而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原得充王後宫。」甲既至

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後宫！」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原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得闻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卻。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於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於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後宫宦者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辟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後。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後，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後，国入于汉。

齐悼惠王後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殊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於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殊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殊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殊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於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後十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勤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汉矫秦制，树屏自彊。表海大国，悉封齐王。吕后肆怒，乃献城阳。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殊虚仕汉，功大策长。东牟受赏，称乱貽殃。胶东、济北，雄渠，辟光。齐虽七国，忠孝者昌。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枋军碭东，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邳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碭郡长，将碭郡兵。於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威公，属碭郡。

其後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将杨熊军於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轘辕、缙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犍，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齮，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峽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熿。击章平军於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於宁秦。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於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脩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东取碭、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於黄，程处反於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嬰於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彊，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高祖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馀，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贗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於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於郾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陘，击成安君，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於郾城中。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於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馀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破之。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後相曰：「以齐狱吏为寄，慎勿扰也。」後相曰：「治无大於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吏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讷於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後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参见人入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生子襄。时病病，归国。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後，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曹参初起，为沛豪吏。始从中涓，先围善置。执珪执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诛，昆阳失位。北禽夏说，东讨田溉。剖符定封，功无与二。市狱勿扰，清静不事。尚主平阳，代享其利。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後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平，平亦以故後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费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幸天下，亦如是肉矣！」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於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於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越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於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於韩王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害於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金具在，请封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後，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於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锺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数百万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於楚军，宣言诸将锺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锺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蹶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後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於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於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於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必，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於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後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噲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噲者。高帝怒曰：「噲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噲将，平至军中即斩噲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嬖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後悔。宁因而致上，自上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噲。噲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嬖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於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吕嬖谗乃不得行。樊噲至，则赦复爵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

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於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後从破项籍为侯，幸於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嬖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噲，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嬖於陈平曰：「鄙语曰『兒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嬖之谗也。」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穀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於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我！」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彊对邪？」於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筒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後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原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曲逆穷巷，门多长者。宰肉先均，佐丧後罢。魏楚更用，腹心难假。弃印封金，刺船露裸。间行归汉，委质麾下。荥阳计全，平城围解。推陵让勃，哀多益寡。应变合权，克定宗社。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後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天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於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逐其贼，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後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後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於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於是梁王伏斧质於阙下，谢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狼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樽，直千金。孝王诚後世，善保■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宦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元朔中，睢阳人类狂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狂反杀其仇於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橐任王后首于市。梁馀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刺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祸？景帝与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後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後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後传王，而实不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後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後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於禁门内，饮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

王与四侯俱朝见，十馀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後，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後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於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冶。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馀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闚天也。

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爱，广筑睢阳。旌旆警蹕，势拟天王。功歼吴楚，计丑孙羊。窦婴正议，袁盎劫伤。汉穷梁狱，冠盖相望。祸成骄子，致此猖狂。虽分五国，卒亦不昌。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庙，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后于鄗，褒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馀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尊公之位，而伯禽据国於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疆暴。极临北海，西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輿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穀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諍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輿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制曰：「立皇子闾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闾，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怀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鞶褫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好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鞶褫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侮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徵。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壘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势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後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於齐，一子於广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彊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之。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闾。闾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原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旻駟戾，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於雒阳者。去雒阳，餘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於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闾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关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於东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齐地多变诈，不习於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於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於蓝，而质青於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儻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迹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馀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境壤，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鞞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鞞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儻德」者，勿使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徵」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於侧也。

会武帝年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於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於是使使即斩其使者於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於经术，最後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且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後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於是脩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澗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封系，旧史烂然。褚氏後补，册书存焉。去病建议，青翟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贤。太常具礼，请立齐燕，闕国负海，旦社惟玄。宵人不迹，鞞粥远边。明哉监戒，式防厥愆。

管晏列传第二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彊於诸侯。後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於诸侯。

越石父贤，在縲继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闔。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愕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于於也，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诔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继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縲继之中。」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闚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哱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後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廩，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原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原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於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於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骖，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於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後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益尊於齐。

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後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闕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燕侵河上，齐师败绩。婴荐穰苴，武能威敌。斩贾以徇，三军惊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马，实赖宗威。

伍子胥列传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於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

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原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无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虐，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讎，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乡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於郑。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於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於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原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於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於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於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後，是为昭王。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後，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

楚诛其大臣郢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後闻阖庐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濞。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破唐、蔡乃可。」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於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

昭王出亡，入云梦；盗击王，王走郢。郢公弟怀曰：「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随人卜与王於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讎，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许。包胥立於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兵於稷。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於堂谿，为堂谿氏。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後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於都。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彊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鲁。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於姑苏，伤阖庐指，军卻。阖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後伐越，越败於夫湫。越王句践乃以餘兵五千人栖於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後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

其後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於艾陵，遂威邹鲁之君以归。益疏子胥之谋。

其後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於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越不恭，剿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原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後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於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於齐鲍牧，而还报吴。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復彊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齐也，乃属其子於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原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谗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

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其後二年，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於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於吴。吴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叶公谏曰：「胜好勇而阴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郢，号为白公。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兵未发而晋伐郑，郑求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胜自砺剑，人问曰：「何以为？」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其後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虜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石乞曰：「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嗟彼伍氏，被兹凶愿！员独忍诟，志复冤毒。霸吴起师，伐楚逐北。鞭尸雪耻，抉眼弃德。

商君列传第八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可。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跼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疆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民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於是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遣魏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溺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遘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戟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郅邨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张仪列传第十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醜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後负，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原？」张仪於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取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疆，富厚，轻诸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於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其後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鬻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於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於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馀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於韩，则韩攻其西；不亲於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彊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馀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於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適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搢腕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

「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原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於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於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於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於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於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原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於是遂闭关绝约於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原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於秦，取偿於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於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原易地，原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

「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张仪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原。」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因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於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

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於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毋徙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後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於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疆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是故原大王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关。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弱国之救，忘疆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散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楚尝与秦构难，战於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馀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於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攻而韩魏以全制其後，计无危於此者矣。原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壤壤，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於楚，楚太子入质於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於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藿羹。一岁不收，收不饘糟。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郿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跼箠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跌後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冑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左掣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诮误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非以韩能疆於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於此者。」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天下疆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股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疆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彊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後，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於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於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後，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赵弱。」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澠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原大王孰计之也。」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效愚计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东，敝邑恐惧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於澠池，原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原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於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於河外；一军军於澠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於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原大王之定计。」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擅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原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适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噉，反斗以击之。』於是酒酣乐，进热噉，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於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原大王孰计之。」燕王曰：「寡人夷蛮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恆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郤武王，皆畔衡，复合从。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原效之。」王曰：「秦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

齐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託仪於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託仪？」对曰：「是乃王之託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谓『託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於魏也。

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於秦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王薄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於其亲而天下原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於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於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於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原谒行於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於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於犀首。轸遂至秦。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富贵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奔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原子为子主计之馀，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於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剋之。此陈轸之计也。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矣。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义渠君朝於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椳于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後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张仪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於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仪未遭时，颇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韩後蜀。连衡齐魏，倾危诬惑。陈轸挟权，犀首骋欲。如何三晋，继有斯德。

穰侯列传第十二

穰侯魏厓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聃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聃八子，及昭王即位，聃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厓；同父弟曰聃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厓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厓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厓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

昭王七年，穰侯子死，而使泾阳君质於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厓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赵请相魏厓之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事成，魏厓故德公矣。」於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厓相秦。

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厓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厓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厓，乃封魏厓於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馀。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馀，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厓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史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尝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原君速楚、赵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後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原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彘，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於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遣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後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策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於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於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多，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馀。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於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於羁旅之臣乎！

穰侯智识，应变无方。内倚太后，外辅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齐挠楚，破魏围梁。一夫开说，忧愤而亡。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齐人也。受业于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驺子之属。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驺衍，後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餘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於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襍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驺子重於齐。適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適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於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倪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彊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後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後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於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槽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於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於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襍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後。

六国之末，战胜相雄。轲游齐、魏，其说不通。退而著述，称吾道穷。兰陵事楚，驺衍谈空。康庄虽列，莫见收功。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於东武城。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癘之病，而君之後宫临而笑臣，臣原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馀，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後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敌血於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於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原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议论，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於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於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於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卻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平原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後竟与赵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郢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蹉跎檐簪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

秦赵战於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殊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於秦，秦已内郑殊矣，卿之为奚如？」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者皆在秦矣。郑殊，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殊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於秦，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请听予割，予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偿於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秦事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赵也。以益彊之秦而割彊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楼缓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鲁，病死，女子为自杀於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於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长者薄而於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臣为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置勿予！」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赵兵困於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原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

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於齐而取偿於秦也。而齐、赵之深讎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於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於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於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曰：「原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於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於後世云。

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从戮，义士增气。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蹶躄，受赏料事。及困魏齐，著书见意。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於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於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於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犷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缸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身之，三世不妄接地於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於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掇。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後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拙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於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瑤於晋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彊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韙韙■免，还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於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擗颞，首身分离，暴骸骨於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悉出兵？王将借路於仇讎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讎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铨、湖陵、碭、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於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後患，天下之国莫彊於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後，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帝有馀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彊，壹举事而树怨於楚，迟令韩、魏归帝重於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於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後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於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利於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後，太子不得奉秦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原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後十五年，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於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馀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蹀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观津人硃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崑崙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且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於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吴，行相事。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於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馀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後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後，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於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硃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馀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硃

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挟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於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於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太史公曰：吾適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园，旹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

黄歇辩智，权略秦、楚。太子获归，身作宰辅。珠炫赵客，邑开吴土。烈王寡胤，李园献女。无妄成灾，硃英徒语。

乐毅列传第二十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於灵寿，其後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後有乐毅。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適燕。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僻远，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於是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

当是时，齐湣王彊，南败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晋於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馀里。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霸国之馀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於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啗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於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齐湣王之败济西，亡走，保於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飧士，封乐毅於昌国，号为昌国君。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

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於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於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来。」於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於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於燕、齐。

齐田单後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於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临菑。

燕惠王後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遣燕惠王书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於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馀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於兵甲，习於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於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於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於宁台，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乎■室，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於後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疆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後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於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於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於赵。

乐间居燕三十馀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间。乐间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於鄡，禽栗腹、乐乘。乐乘者，乐间之宗也。於是乐间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紂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祇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紂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乐间、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赵封乐乘为武襄君。

其明年，乐乘、廉颇为赵围燕，燕重礼以和，乃解。後五岁，赵孝成王卒。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灭赵。

其後二十馀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後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於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萸公，毛萸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昌国忠说，人臣所无。连兵五国，济西为墟。燕王受间，空闻报书。义士慷慨，明君轼间。间、乘继将，芳规不渝。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单为临菑市掾，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辳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於莒，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

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於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

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剽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剽，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泣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於行伍之间，尽散饮食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於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原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馀牛，为绦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苇於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譟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於莒，入临菑而听政。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適人开户；後如脱兔，適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媼之家，为人灌园。媼女怜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於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於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军法以正，实尚奇兵。断轴自免，反间先行。群鸟或众，五牛扬旌。卒破骑劫，皆复齐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病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後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原得地，原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後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绌，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哀哀兮，泪徂南土。眇兮窈窕，孔静幽墨。冤结纆紲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涕以自抑。

矧方以为圆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笱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谖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彊；离溷而不迁兮，原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唼愴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情怀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歿兮，骥将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徐何畏惧兮？曾伤爱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原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於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後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餘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餘，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绾、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嗚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阖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銛。于嗟嚶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骖垂两耳兮，服盐车，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埋郁兮其谁语？风漂漂其高遯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煖以隐处兮，夫岂从螻与蛭蟥？所贵圣人神之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驎可得系羈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鲜军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翩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汗浹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鯨兮，固将制於蛟螭。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鸩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鸩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间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筮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彊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述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戮如因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汎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摅糝兮，何足以疑！

後岁馀，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後。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乌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平行正，以事怀王。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百年之後，空悲吊湘。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於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於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讎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於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昧。夷昧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濞；使延陵季子於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於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後。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鯁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陞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逃适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讎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无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後，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酈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後世之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於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於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讎，而反委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讎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讎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後四十餘年而轅有聂政之事。

聂政者，轅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卻。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後具酒自暢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糲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眚眚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讎，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於市，购问莫知谁子。於是韩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轅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轲之事。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於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於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荆轲游於邯鄲，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於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於赵，而秦王政生於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骹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於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原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於单于，其後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於此也，夫樊将军穷困於天下，归身於丹，丹终不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原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後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於炭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鸞之秦，行怨暴之怒，岂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太子曰：「原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原图国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卻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原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弩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原因先生得结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俚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原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原足下过太子於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行为，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原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於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原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於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原，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弩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後许诺。於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適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原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原足下更虑之！」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原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袒袵搯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封之！」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馘於函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回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原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懼。原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於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搃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於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於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代王嘉乃遣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後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姓名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筑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於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

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代之，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原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於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於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观於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於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将以谏而死，原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於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巉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堙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赵高矫制，扶苏死焉。绝地何罪？劳人是衅。呼天欲诉，三代良然。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後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市辞不受，迎魏咎於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於临济。魏王乃使周市出求救於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定，咎自烧杀。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馀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於彭城。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汉王闻魏豹反，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酈生曰：「缓颊往说魏豹，能下之，吾以万户封若。」酈生说豹。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於是汉王遣韩信击虜豹於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原与诸君。」少年彊请，乃许。与期旦日出会，後期者斩。旦日出，十馀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彊以为长。今期而多後，不可尽诛，诛最後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是？请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馀人。

沛公之从碭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钜野中，收魏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彭越众万馀人毋所属。汉元年秋，齐王田荣畔项王，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於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後粮於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馀城，得穀十馀万斛，以给汉王食。

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柰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项籍已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鄲。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原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

魏咎兄弟，因时而王。豹後属楚，其国遂亡。仲起昌邑，归汉外黄。往来声援，再续军粮。徵兵不往，菹醢何伤。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適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於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立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彊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彊弱易。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豨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关入汉，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郤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罽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阬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馥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陘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阬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後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後。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辐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於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萐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於是信、张耳详弃旗鼓，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激战。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得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於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泚水上，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於是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对，西乡对，师事之。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将，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原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原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郤下，身死泚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阬与，一举而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输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赵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飧士大夫醲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於燕，燕必不敢不听。燕已从，使諠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後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求救，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

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酈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酈生，即留纵酒，罢各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酈生卖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散败。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待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许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蹕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徵其兵击楚。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割，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於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信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於骨法，忧喜在於容色，成败在於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原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羹鹈，鏖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於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於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於险塞，而粮食竭於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坚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之。」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车马，衣我以衣衣，食我以美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争张廩、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於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於张廩、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陘，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後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圜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彊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虻之致螫；骐驎之踟蹰，不如弩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聵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原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於此。」项王亡将锺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蒯彻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刎。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陈豨拜为钜鹿守，辞於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自上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恨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

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

田儻列传第三十四

田儻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儻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儻，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儻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於临济，急。魏王请救於齐，齐王田儻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儻於临济下。儻弟田荣收儻餘兵东走东阿。

齐人闻王田儻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田儻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於齐。齐曰：「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间於楚、赵，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於天下，则齧齧用事者坟墓矣。」楚、赵不听，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於钜鹿。项羽往救赵，由此怨田荣。

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馥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

项王既归，诸侯各就国，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馥，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田都亡走楚。田荣留齐王市，无令之胶东。市之左右曰：「项王彊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田荣怒，追击杀齐王市於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於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齐王田荣兵败，走平原，平原人杀荣。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於城阳。而汉王率诸侯败楚，入彭城。项羽闻之，乃酈齐而归，击汉於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於相。

横定齐三年，汉王使酈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初使华无伤、田解军於历下以距汉，汉使至，乃罢守战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汉将韩信已平赵、燕，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淄。齐王广、相横怒，以酈生卖己，而亨酈生。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於胶东。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至博，而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於嬴下。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韩信已杀龙且，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既於胶东，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於千乘。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

後岁餘，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闻其弟酈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酈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酈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厓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刎，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大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秦项之际，天下交兵。六国树党，自置豪英。田儻殒寇，立市相荣。楚封王假，齐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岛传声。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以六年中与萧、曹等俱封：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昌为人彊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彊，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是後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後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妒邪？各万岁之後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彊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彊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为不遣赵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昌既微，高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至长安月馀，饮药而死。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

後五岁，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狱吏。高祖尝辟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详。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守。陈豨反时，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初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苍为丞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於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孝景前五年，苍卒，谥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类代为候，八年，坐临诸侯丧後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馀，为侯、丞相。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馀，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後，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馀岁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受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受幸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调罪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垣垣。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垣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呕血而死。谥为节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夷代，六岁，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国除。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姍姍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

太史公曰：「张苍文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纪征和以来。

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韦丞相贤者，鲁人也。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韦丞相言曰：「我即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後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之名。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韦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要斩。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以有旧故，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称之。以丞相病死。子显嗣。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失列侯，得食故国邑。显为吏至太仆，坐官蠲毛乱，身及子男有奸脏，免为庶人。

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阳人也。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风晓令自杀。化大行，名声闻。孝宣帝下制曰：「颍川太守霸，以宣布诏令治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徵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于丞相已有廷尉传，在张廷尉语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韦玄成代。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於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为丞相，因封故邑为扶阳侯。数年，病死。孝元帝亲临丧，赐赏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沈，而见谓谄巧。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而後失之；复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为丞相，世间美之，岂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韦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平原文学卒史。数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补百石属荐为郎，而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御史大夫郑弘坐事免，而匡君为御史大夫。岁馀，韦丞相死，匡君代为丞相，封乐安侯。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命也哉！

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满岁，而韦丞相死，即代之矣，岂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贤圣之才，困厄不得者众甚也。

张苍主计，天下作程。孙臣始绌，秦历尚行。御史亚相，相国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争。其他妮々，无所发明。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於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唘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胸。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於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滎阳东。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郗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滎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缙、郟、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敖，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後三年，夺侯，国除。

蒯成侯縡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縡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縡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縡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縡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縡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阳陵、信武，结发从汉。动叶人谋，功实天赞。定齐破项，我军常冠，蒯成委质，夷险不乱。主上称忠，人臣鸽腕。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原先自到。」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硃家所卖之。硃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硃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硃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硃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硃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硃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硃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硃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将军樊噲曰：「臣原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噲又面谩，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於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於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马，中尉郅都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戾哉！」於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後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赁佣於齐，为酒人保。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於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臧荼後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

使於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头於雒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汤，布顾曰：「原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下一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於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於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

景帝中五年薨。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於楚，身屡军寡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季心，有声梁、楚。百金然诺，十万致距。出守河东，股肱是与。栾布哭越，犯禁见虏。赴鼎非冤，诚知所处。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髡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敖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哉此啬夫谄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於影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自上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纆絮斫陈，絜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郤；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威焉！」文帝称善。其後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於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秦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其後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後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穆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穆！」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穆？」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穆，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於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上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柰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觐，杀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於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赏赐决於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造车千三百乘，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後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飧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飧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

张季未偶，见识袁盎。太子惧法，啬夫无状。惊马罚金，盗环悟上。冯公白首，味哉论将。因对李齐，收功魏尚。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者，赵陞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王以为郎中。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未及迁。

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张王曰：「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蠹出。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於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卒私相与谋弑上。会事发，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馀年，会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也，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馀年矣，虏曾一人，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於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

後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

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馀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馀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於是王乃尽偿之。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其後使刺举三河。上东巡，仁奏事有辞，上说，拜为京辅都尉。月馀，上迁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紧闭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陞城今在中山国。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荜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划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後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曰：「无怙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其後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斥免。

乃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同心相爱。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豮马。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也！」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呵。

其後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柰之何？」於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馀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籍以闻。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对曰：「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穀於河上。此两人立名天下。

其後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

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也。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方盛贵。田仁数上书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谓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语言也，原少卿无相诬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仁还奏事，武帝说，以仁为能不畏疆御，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答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崇。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後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後进者慎戒之。

田叔长者，重义轻生。张王既雪，汉中是荣。孟舒见废，抗说相明。按梁以礼，相鲁得情。子仁坐事，刺举有声。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郃阳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甄，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後。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於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於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媼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後使人入朝，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作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子悼惠王王齐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郃，诈称病不朝，於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畏，於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说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於奸，饰於邪臣，好小善，听讒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徵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里语有之，『舐釜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餘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適，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原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於天下，亿亦可乎？」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蟲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後车，彷徨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於胶西，面结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諫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乡，弟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十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王弗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後悔，药饮自杀，畔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餘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遣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乱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称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餘万。寡人虽不肖，原以身从诸王。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原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餘年矣。凡为此，原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原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郾寄击赵；将军梁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军食，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於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原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原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错，给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拜拜？」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饗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饗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原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原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奔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於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原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馀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於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後，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天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於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张敖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烧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於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给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席譟，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可袭，原收大王馀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听。汉将弓高侯贲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原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闻？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馀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酈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後下。复置元王子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斂，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隕。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後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吴楚轻悍，王濞倍德。富因采山，衅成提局。懦矜贰志，连结七国。婴命始监，错诛未塞。天之悔祸，卒取奔北。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於驹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於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於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卻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蹕，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侔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後梁王益亲驩。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馀金。名由此显，结於汉。

其後安国坐法抵罪，蒙狄史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徙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欲请以为内史。窦太后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馀不得。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无良臣，故事纷纷至此。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栢阳。临江王，適长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广，有其众不足以彊，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於是上许和亲。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於是单于穿塞将十馀万骑，入武州塞。

当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二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於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行掠野，徒见畜牧於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单于顾谓左右曰：「凡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恢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战，是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土三万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於是恢闻之，乃自杀。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贪嗜於财。所推举皆廉士，贤於己者也。於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馀，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馀，徙为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龙城。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皆当斩，赎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於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馀，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馀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馀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徙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是时匈奴虏言当入东方。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後稍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安国忠厚，初为梁将。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虏失防。推贤见重，贿金贖谤。雪泣悟主，臣节可亮。

匈奴列传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畜畜则橐驼、驴、口、口馱、口馱、驘、驘。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铍。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裘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妾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居于豳。其後三百有馀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馀岁，周西伯昌伐蚘夷氏。後十有馀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馀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馀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讎。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鄴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被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陆渾，东至於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疆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镞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馀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後百有馀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後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後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於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谿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後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於月氏。冒顿既质於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恐怒，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後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边为瓠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瓠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後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觐、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小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号乃可得而记云。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蹏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輶，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後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於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於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至，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助。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驽马。高帝乃使使问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王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噲往击之，复拔代、雁

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後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其明年，单于遣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疆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零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新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遣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零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胄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緜、绿緜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後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彊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异，无仰於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也。」於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谋其人众畜物。

汉遣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资送饮食行成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畜食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々，冠固何当？」自是之後，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觐、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嫪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董亦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馀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曰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漂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列。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驩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闾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信。汉与匈奴邻国之故，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林燧金帛丝絮衣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後，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单于既约和亲，於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後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於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於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後岁馀，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於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微，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自是之後，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自马邑军後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茈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馀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後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贖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馀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馀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馀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於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

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其後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馀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其明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其众。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馀人。其秋，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殊英，略千馀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後凡万九千馀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馀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翁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翁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翁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微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其明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後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於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馀人而去。

其明年春，汉谋曰「翁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於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单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闾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於狼居胥山，裨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後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馀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於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於边。」汉使任敞於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於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後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馀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馀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今单于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汉。何徒远走，亡匿於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於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於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

汉使杨信於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翁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彊，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於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繒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奸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给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於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给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於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兒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犍煌郡。

兒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馀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将军敖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兒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馀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馀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於匈奴。匈奴兒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其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兒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兜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也。

响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郭列亭至庐胸，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郭。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

响犁湖单于立一岁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兒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与彊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馀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馀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後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将万馀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馀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时之权，而务坏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獫狁、薰粥，居于北边。既称夏裔，式憬周篇。颇随畜牧，屡扰尘烟。爰自冒顿，尤聚控弦。虽空帑藏，未尽中权。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学春秋杂说。养後母孝谨。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徵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有诏徵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原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元朔三年，张敖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敞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士亦以此贤之。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于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弩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原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医药。」因赐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视事。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卒。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於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原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穀。然後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白鞬粟，起於黄、颍、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饷，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適足以结怨深讎，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散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疆，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靡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陀、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硃、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彊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穀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机，脩之庙堂之上，而销无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彊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於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後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於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宸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严安上书曰：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彊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国攻伐，弱国防守，合从连横，驰车击

穀，介胄生虬虱，民无所告愬。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狃。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刍輓粟以随其後。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儼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变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於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於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诿也。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疆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原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畴时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後，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胶孔车收葬之。天子後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多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後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於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於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後子孙之次当为後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於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乡，异人并出。卜式试於刍牧，弘羊擢於贾竖，卫青奋於奴仆，日磾出於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枚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统，纂脩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宠备荣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观时设度。生食五鼎，死非时蠹。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後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瓠，世俗号为东瓠王。

後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瓠从吴。及吴破，东瓠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瓠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瓠。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瓠。东瓠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於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瓠。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瓠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彊，今即幸胜之，後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军，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军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

馀善已杀郢，威行於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後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卻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濊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兒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馀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於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馀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彊，计杀馀善，自归诸将，侥幸得脱。」乃遂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繆嫫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

於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馀烈也。

句践之裔，是曰无诸。既席汉宠，实因秦馀。驺、骆为姓，闽中是居。王摇之立，爰处东隅。後嗣不道，自相诛锄。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檉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駟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南。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疆，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厓駟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犁郡，厓駟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洗、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洗、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洗、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掇，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洗、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赵王敖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高祖十一年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到之。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悼厉王，厉王以此归国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蹕，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鞬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丞相臣张敖、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庸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详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春又请长，原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郫，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康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辘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原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侯仪。

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原为将。」王乃属相兵。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谥为贞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城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辩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谗长安，约结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乃详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原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王。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殿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阖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怏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原大王毋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釜，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原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始皇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原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陈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原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气急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不害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丞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樊樊入献，东瓠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怒，被谢死罪。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原王孰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人言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有福，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余无可用户。」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钜觚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杨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谕之，被以为过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微幸邪？」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微幸得其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王问伍被曰：「吾举兵西乡，诸侯必有应我者；即无应，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雒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王曰：「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原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闻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

衡山王赐，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

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速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患，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

王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盪道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王后饮，太子前为寿，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子宫中。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轎车，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划，以约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却，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赢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轎车，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赢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赢，以淮南事系。王闻爽使白赢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赢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刳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盪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怨」，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淮南多横，举事非正。天子宽仁，其过不更。轎车致祸，斗粟成咏。王安好学，女陵作词。兄弟不和，倾国殒命。

汲郑列传第六十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於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絮，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谏承意，陷主於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後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於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德，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图圉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更之？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狱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於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後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贖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馀人。黯请问，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徵文杀无知者五百馀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矣。」後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於是黯隐於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彊予，然後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原为郎中，出入禁闥，补过拾遗，臣之原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黯，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後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於危，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饷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於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後。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脩絮。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无馀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河南矫制，自古称贤。淮南卧理，天子伏焉。积薪兴叹，仇直愈坚。郑庄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势利，翟公怆旃。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於错，错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宁成之属。

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时，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於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济南瞿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瞿氏首恶，馀皆股票。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徵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於是遂斩郅都。

宁成者，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於是善遇，与结驩。久之，郅都死，後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於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鄙人乎！」乃赁买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由以宗家任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与汲黯俱为忤，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

由後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

自宁成、周阳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

赵禹者，颍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兒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後，汤为长安吏，久之。

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为丞相，徵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於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驩，而兄事禹。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

是时上方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决法廷尉，繫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讞，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贵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释。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於是往往释汤所言。汤至於大吏，内行脩也。通宾客饮食。於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於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闥爪牙，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於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於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

汤之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详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有盗发孝文园瘞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相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

始长史硃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齐人也。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长短，刚暴彊人也，官再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诘体於汤。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以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汤又详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汗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槨。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

赵禹中废，已而为廷尉。始条侯以为禹贼深，弗任。及禹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而名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乱悖有罪，免归。後汤十馀年，以寿卒于家。

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纵弟纵为郎中，补上党郡中令。治敢行，少蕴藉，县无遁事，举为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案太后外孙脩成君子仲，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为岸头侯。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馀，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宁成家居南阳，及纵至关，宁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谪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硃彊、杜衍、杜周为纵爪牙之吏，任用，迁为廷史。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戾，於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人相视亦二百馀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後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其所为不先言纵，纵必以气凌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系缚束为务，閤奉以恶用矣。纵廉，其治放郤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嫌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缇，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後一岁，张汤亦死。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馀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县私马五十匹，为驛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馀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贖。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馀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杨贛、成信等。义纵为内史，惮未敢恣治。及纵死，张汤败後，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

尹齐者，东郡在平人。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於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齐木彊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上复徙温舒为中尉，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为敢犇行。稍迁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为荀彘所缚。居久之，病死。

而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辩，至於中尉则心开。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少年投餽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温舒为人奸，善事有缺者；即无缺者，视之如奴。有缺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缺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烹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

岁馀，会宛军发，诏徵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驛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数岁，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牧，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得报，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微为大厖丞。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数度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舒免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大小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实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操，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

之，难以为经。中废。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阳杜行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更为中丞十馀岁。

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馀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馀人。

周中废，後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微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後，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贖，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周緡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

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为圆，禁暴不止。奸伪斯炽，惨酷爰始。乳兽扬威，苍鹰侧视。舞文巧诋，怀生何恃！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廋，伊尹负於鼎俎，傅说匿於傅险，吕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殫其利者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躄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於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於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脩行砥名，声施於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硃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絮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硃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硃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勒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阨危，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原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硃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硃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瞿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後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出焉。

郭解，轺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驱椎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於心，卒发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柰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後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馀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轺人杨季主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轺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於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凶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逖遯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硃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游侠豪倨，藉藉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硃家脱季，剧孟定倾。急人之难，免讎於更。伟哉翁伯，人貌荣名。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并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不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資金百斤，車馬十驛。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瓠窋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資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驛。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鞠鞠，待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欣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窃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芴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綉，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楨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廂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垆灶為槨，銅歷為棺，賞以姜枣，荐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庄王置酒，優孟前為壽。庄王大喜，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庄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庄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者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隴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願難為廩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讎，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者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窃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俟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乳母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借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尚須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牒。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繡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马門」。

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並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仆並生於

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畜，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於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建章宫後閣重栝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原赐美酒粱饭大脍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後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後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原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居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原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於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鞵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於都门外。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赭怀宝者也。当其贫困时，人莫省视；至其贵也，乃争附之。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其此之谓邪？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原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之置王。然关东国莫大於齐，可以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呼『幸甚』。王夫人死，号曰『齐王太后薨』。

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於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曰：『齐王使臣来献鹄，过於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也在也。

武帝时，徵北海太守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许之。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实，恐不可与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与俱。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对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对如是，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原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曰：『诺。』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於治北海，令盗贼不起？』叩头对曰：『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帝曰：『今安在？』对曰：『在宫府门外。』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传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财。』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鄴令。豹往到鄴，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鄴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馀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新缙绮縠衣，间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缦帷帐，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馀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原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十人所，皆衣缙单衣，立大巫後。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罄折，乡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柰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鄴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後，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後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鄴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鄴令，名闻天下，泽流後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传曰：『子产治鄴，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敢欺；西门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滑稽鸜夷，如脂如书。敏捷之变，学不失词。淳于索绝，赵国兴师。楚伏拒相，寝丘获祠。伟哉方朔，三章纪之。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

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後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繫於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疇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於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壶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後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夫捷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谿之败。兆应信诚於内，而时人明察见之於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出入宫殿中十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传曰：「下有伏灵，上有兔丝；上有捣蓍，下有神龟。」所谓伏灵者，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稍兔丝去之，既以蠲烛此地烛之，火灭，即记其处，以新布四丈环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过七尺不可得。伏灵者，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既可用矣。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凡八名龟。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今夫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谓乎！故玉处于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者，润泽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伏於之。王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能得百茎蓍，并得其下龟以卜者，百言百当，足以决吉凶。

神龟出於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别取其腹下甲。龟千岁乃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

传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龟置室西北隅悬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为郎时，见万毕石碓方，传曰：「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龟在其中，常巢於芳莲之上。左胁书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诸侯得我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朽林中者，斋戒以待，讫然，状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醮酒佗发，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观之，岂不伟哉！故龟可不敬与？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馀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谨连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於河，至於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於宋元王曰：「我为江使於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於寡人曰：『我为江使於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爻象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凶。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渔者几何家？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见梦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泉阳令曰：「诺。」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豫且曰：「夜半时举网得龟。」使者曰：「今龟安在？」曰：「在笼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龟，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诺。」即系龟而出之笼中，献使者。

使者载行，出於泉阳之门。正昼无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采青黄；雷雨并起，风将而行。入於端门，见於东箱。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卻，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何望也？缩颈而復，是何当也？」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卻，欲啜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卫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於深渊，长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仓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阴阳，审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於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渔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下为不仁，上为无德。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卫平对曰：「不然。臣闻盛德不报，重寄不归；天与不受，天夺之宝。今龟周流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泥涂。还遍九州，未尝愧辱，无所稽留。今至泉阳，渔者辱而囚之。王虽遣之，江河必怒，务求报仇。自以为侵，因神与谋。淫雨不霁，水不可治。若为枯旱，风而扬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时。王行仁义，其罚必来。此无佗故，其祟在龟。後虽悔之，岂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叹曰：「夫逆人之使，绝人之谋，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彊乎？寡人闻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无功。桀纣暴彊，身死国亡。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为汤武，我为桀纣。未见其利，恐离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宝，趣驾送龟，勿令久留。」卫平对曰：「不然，王其无患。天地之间，累石为山。高而不坏，地得为

安。故云物或危而顾安，或轻而不可迁；人或忠信而不如诬讒，或丑恶而宜大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众人患。非神圣人，莫能尽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彊。暴彊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礪礪疾疾，通而不相择。妖魃数见，传为单薄。圣人别其生，使无相获。禽兽有牝牡，置之山原；鸟有雌雄，布之林泽；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间术，外为阡陌。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别其民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衣以桑麻，养以五穀。耕之耨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观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仓不盈；商贾不彊，不得其贏；妇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势不成；大将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没世无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纪也。所求於彊，无不有也。王以为不然，王独不闻玉楛只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铸石拌蚌，传於市；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今王自以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为彊，不过铸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宝者无患。今龟使来抵网，而遭渔者得之，见梦自言，是国之宝也，王何忧焉。」元王曰：「不然。寡人闻之，谏者福也，谀者贼也。人主听谀，是愚惑也。虽然，祸不妄至，福不徒来。天地合气，以生百财。阴阳有分，不离四时，十有二月，日至为时。圣人彻焉，身乃无灾。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祸之至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刑与德双。圣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无道矣，谀臣有众。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左右恐死，偷谀於傍。国危於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佞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纣有谀臣，名为左彊。夸而目巧，教为象郎。将至於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圣人剖其心，壮士斩其胫。箕子恐死，被发佯狂。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阴虓活之，与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兴卒聚兵，与纣相攻。文王病死，载尸以行。太子发代将，号为武王。战於牧野，破之华山之阳。纣不胜败而还走，围之象郎。自杀宣室，身死不葬。头悬车轡，四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肠如涓汤。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然而大傲。欲无厌时，举事而喜高，贪很而骄。不用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诸侯之间，曾不如秋毫。举事不当，又安亡逃！」卫平对曰：「不然。河虽神贤，不如昆仑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夺取其宝，诸侯争之，兵革为起。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以争此宝。战攻分争，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无逆四时，必亲贤士；与阴阳化，鬼神为使；通於天地，与之为友。诸侯宾服，民众殷喜。邦家安宁，与世更始。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纪。王不自称汤武，而自比桀纣。桀纣为暴彊也，固以为常。桀为瓦室，纣为象郎。微丝灼之，务以费。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彊。逆乱四时，先百鬼尝。谏者辄死，谀者在傍。圣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数枯旱，国多妖祥。螟蟲岁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处，鬼神不享。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日月并蚀，灭息无光。列星奔乱，皆绝纪纲。以是观之，安得久长！虽无汤武，时固当亡。故汤伐桀，武王剋纣，其时使然。乃为天子，子孙续世；终身无咎，後世称之，至今不已。是皆当时而行，见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龟，大宝也，为圣人使，传之贤。不用手足，雷电将之；风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今王有德而当此宝，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虽悔之，亦无及已。」元王大悦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於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理达於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邦福重宝，闻于傍乡。杀牛取革，被郑之桐。草木毕分，化为甲兵。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

故云神至能见梦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於河，还报於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锋，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掌；当时不利，又焉事贤！贤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见，听有所不闻；人虽贤，不能左画方，右画圆；日月之明，而时蔽於浮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繆门；禹名为辩智，而不能胜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责人於全？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於虾蟆。蝟辱於鹊，腾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节理，中空空虚；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日辰不全，故有孤虚。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据。罔有所数，亦有所疏。人有所贵，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褚先生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分衡度，视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余述而为传。

三月二月正月

十二月十一月关内高外下四月首仰足开开首俛大五月横首首俛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日中如食己卜。暮昏龟之微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杀，及以钻之。常以月旦被龟，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乃持龟而遂之，若常以为祖。人若己卜不中，皆被之以卵，东向立，灼以荆若刚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环之，祝曰：「今日吉，谨以梁卵鲜弟黄被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徵後龟。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渊，下行於渊，诸灵数k，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跽，内外自垂。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駭，身节折；不死，首仰足跽。」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无呈，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卜系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跽。

卜有卖若买臣妾马牛。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跽，呈兆若横吉安。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不胜，足跽首仰，身首内外下外高。

卜求当行不行。行，首足开；不行，足跽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跽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往候盗，见不见。见，首仰足跽，跽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跽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迁徙去官不去。去，足开有跽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跽，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居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岁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跽首仰有外。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跽，身节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彊情。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跽有外，若无渔。

卜请谒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跽有外。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盼，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盼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徒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无疾。岁中无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得。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

命曰柱彻。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盼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解。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徒官闻言不徙。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孰。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击盗不见。闻盗来，内自惊，不来。徒官不徙。居官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徒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笃死。系因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徒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不行。击盗不行。来者来。闻盗来。徒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少。岁中毋兵。见贵人得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徒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系者毋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等。闻盗来来。徒官徙。居家室吉。岁孰。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徒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闻盗来不来。徒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盼内外高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徒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徒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命曰横吉偷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徒官不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孰。岁中有疾疫，毋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盗。雨霁不霁。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坏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徒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载所。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徒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毋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徒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不吉。

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内下。卜有忧，无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伤。吉。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徒官居官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闻盗来不来。徒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内外相应。以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徒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桥上柱足盼。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久，不抵罪。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徒官不徙。岁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大吉。

命曰头仰足盼内外自垂。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日即不至，未来。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吉。吉。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盼。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毋伤，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毋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

此挺诈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祸罪。闻言毋伤。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诈有内。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留祸罪无伤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系毋罪。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

此狐𩺰。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

此狐彻。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言语定。百事尽不吉。

此首俯足盼身节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内外自垂。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毋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盼内自举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首俯足诈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卜轻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盼。以下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毋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大论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俯者忧。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盼者生，足开者死。行者，足开至，足盼者不至。行者，足盼不行，足开行。有求，足开得，足盼者不得。系者，足盼不出，开出。其卜病也，足开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三王异龟，五帝殊卜。或长或短，若瓦若玉。其记已亡，其繇后续。江使触网，见留宋国。神能托梦，不卫其足。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適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阼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天道之要，去健羨，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经为法。六经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墨子给人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孰，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鲜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迂。

迂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庀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迂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迂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於明堂，诸神受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上大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取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居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霁，诸吕不台；崇彊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黜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後，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彊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彊，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孰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翫忽。五家之文拂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襍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於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太伯避历，江蛮是適；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衣赭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谿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飡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彊，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之禘，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飡；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土颂不宁；南子恶黜瞽，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彊，卫以小弱，角独後亡。喜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於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喜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耗。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於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鼃鱗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脩其德，灭彊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於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驎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適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脩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於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藝之统纪於後世。作孔

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诘意適代，厥崇诸寡。栗姬僂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汉既讎谋，禽信於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为汉宗藩。戍溺於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驹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於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於易，为大於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於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於权；吴楚之兵，亚夫驻於昌邑，以戍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僂受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执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適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彊彊。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压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鄲，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鄲之围，使其君复称於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出於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脱彊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能忍飮於魏齐，而信威於彊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彊齐之讎，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溷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於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於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於天下。作张耳陈馥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吟、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鄼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繆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於執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於言，敏於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後世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湏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於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彊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阬人斩湏，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於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执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闕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於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於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月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後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覈词简，是称实录。报任投书，申李下狱。惜哉残缺，非才妄续！